

闕

史





史 闕

撰 休 彥 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史

闕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高 彥 休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嚴

六八三一上

(本書校對者陳忠杰)

笑

唐闕史序

唐 參寥子述

皇朝濟濟多士。聲名文物之盛。兩漢纔足以扶輪捧轂而已。區區晉魏周隋已降。何足道哉。故自武德貞觀而後。吮筆爲小說小錄稗史野史雜錄雜紀者多矣。貞元大歷已前。摺拾無遺事。大中咸通而下。或有可以爲誇尙者。資談笑者。垂訓誡者。惜乎不書於方冊。輒從而記之。其雅登於太史氏者。不復載錄。愚乾符甲午歲生唐世。二十有一。始隨鄉薦於小宗伯。或預聞長者之論。退必草于搗綱。歲月滋久。所錄甚繁。辱親朋所知。謂近強記。中和歲齊僖逆。翠華幸蜀。搏虎未期。鳴鸞在遠。旅泊江表。問安之暇。出所記述。亡逸過半。其間近屏幃者。涉疑誕者。又刪去之。十存三四焉。共五十一篇。分爲上下卷。約以年代爲次。討尋經史之暇。時或一覽。猶至味之有菹醢也。甲辰歲清和月編次。

唐闕史卷上

丁約劍解

鄒尚書鼠妖

吐突承璀地毛

滄州釣飛詔

李文公夜醮

李丞相特達

崔相國請立太子

杜紫微牧湖州

韋御史鑑怪

秦中子得先人書

眞陵開山

趙江陰政事

李僕射方正

榮陽公清儉

裴晉公大度皇甫耶中繩直附

丞相妻命朱衣吏引馬

周丞相對敵

路舍人友盧給事

楊江西及第

裴丞相古器

許道敏同年

鄭相國題馬嵬詩

齊將軍義犬

鄭侍郎判司勳檢

輩進士辨字

丁約劍解

大歷初，韋行式爲西川採訪使，有姪曰子威，年及弱冠，聰敏溫克，常耽翫道書，惑神仙修煉之術，有步卒丁約者，執役于部下，周旋勤恪，未嘗少惰。子威頗私之，一日辭氣慘慄，云欲他適。子威怒曰：「籍在轅門，焉容自便？」丁曰：「去計已果，不可畱也。」然某肅勤左右，二載於茲，未能忘情，思有以報。某非碌碌求食者，尙縈俗闔耳，有藥一粒，願以贈別，食此非能長生，限內無他恙矣。因褫衣帶，得藥類粟，以奉子威。又謂曰：「郎君道情深厚，不欺闔室，終當弃俗，尙隔兩塵。」子威曰：「何謂兩塵？」對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善堅此，亦復遐壽。」後五十年，近京相遇，此際無相訝也。言訖而出。子威驚愕，亟命追之，已不及矣。主將以逃亡上狀，請落兵籍。爾後子威行思坐念，畱意尋訪，竟亡其蹤。後擢明經第，調數邑宰，及從心之歲，毛髮皆鶴。時元和十三年也。將還京師，夕於驪山旅舍，聞通衢甚譁，詢其由，曰：「劉悟執逆帥李師道，下將至闕下，步出視之，則兵仗叢衛，桎梏疊疊，其中一人，乃丁約也。反接雙臂，長驅而西，齒髮強壯，無異昔日。子威大奇之，百千人中驚認之際，丁約則已見矣。微笑遙謂子威曰：「尙記臨邛別否？一瞬五十載矣。幸且相送至前驛，須臾到滋水，則散繫於郵舍，壁間開一竅，以給食物。」子威窺之，俄見脫置桎梏，覆之以席，躍自竇出，與子威攜手上旗亭，話闊別之恨，且嘆子威之衰耄。子威謂曰：「仙兄既有相見之期，聖朝奄宅天下，何爲私叛臣耶？」丁曰：「言之久矣，何所逃哉？蜀國睽辭，豈不云近京相遇，慎勿多訝乎？」又問曰：「果就刑否？」對曰：「道中有尸解劍解火解水解，惟劍解實繁有徒。嵇康郭璞非受戕害者，以此委蛻耳。異韓彭與蠶壤并也。某或思

避自此而逃。孰能追耶？他問不對。唯云：「須筆。」子威搜書囊以進。亦愧領之。子威又曰：「某得親朋書，促令著鞭，以爲明晨薨街寓目。豈蛻於此乎？」丁曰：「未也。夕當甚雨，未克行刑。一再晝雨止，國有小故。十九日大限方及。君於此時，幸一訪別，言訖還館，復入穴荷校以坐。子威却往溫泉，日已晡矣。風埃坌起，夜中雨果大。樹遲明泥及骭，詔改日行刑。再宿方霽，則王姬有薨於外館者。復三日不視朝。果至十九日，方獻廟巡廊始行。大戮子威是日，飮僕飽馬，詰旦往棘場候焉。停午間，方號令迴觀者，不啻億兆衆矣。面語不辨，寸步相失。俘囚纔至，丁已誌焉。遙目子威，笑領三四，及揮刃之際，子威獨見斷筆霜鋒，倏及之次，丁囚躍出而南。廣衆之中，躡足以進，又登酒肆，言當之蜀，脫衣換觴，與子威對飲。云：「某自此遐適矣，勉於奉道，猶隔兩塵。」當奉候於崑崙石室，言訖下旗亭冉冉西去，數步而滅。

參寥子曰：「上古以前，帝王將相得仙道者，往往有之。近代則無聞焉。蓋羽化尸解，脫畧生死之事，所得何常？其人愚常思之，得非名與利善桎縛其身乎？富與貴能膠餬其心乎？噫！內膠餬而外桎縛，是以仙靈之風清真之氣無從而入也。」

滎陽公清儉

滎陽公尙書鄭澣，以清規素履，嗣續門風。尹正圻南日，有從父昆弟之孫自覃懷來謁者，力農自贍爾。未嘗干謁，拜揖甚野。冠帶亦古。鄭公之子弟僕御，皆笑其疎質。而公心獨憐之，問其所欲，則曰：「某爲本邑以民待久矣，思得承乏一尉，乃錦遊故鄉里也。」公深然之。而公之清譽重德，爲時所歸，或致書於郡守，猶臂

之使指也。將脂轄前一日。召甥姪與之會食。有蒸而爲餅者。鄭孫奪去其皮。然後食之。公大嗟怒曰。皮之與中。何以異耶。僕常病澆態訛俗。驕侈自奉。思得以還淳返樸。敦厚風俗。是獨憐子力用弊衣。必能知艱難於稼穡。柰何囂浮有甚於五侯家。綺紈乳臭兒耶。因引手請所弃餅表。鄭孫錯愕失據。器而承之。公則盡食所弃。遂揖歸賓闕。贈以束帛。斥歸鄉里。

參寥子曰。傳不云乎。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公所執如此。宜乎子孫昌衍。光輔累朝矣。

郗尚書鼠妖

許下郗尚書士美。元和末爲鄂州觀察使。仁以撫下。忠以奉上。政化之美。載在冊書。一日夙興。將出視事。束帶已畢。左手引鞞。未及陷足。忽有巨鼠過庭。北向拱立而舞。人座大怒。驚叱之。畧無憚意。因擲靴以擊。鼠則奔逸。有毒虺墮於鞞中。珠目錦身。長筴細螫。勃勃起于舌端。向無鼠妖。則必致臃指潰足之患矣。

參寥子曰。梟鳴鼠舞。不常爲災。大人君子。遇之而吉。

裴晉公大度皇甫郎中編直附

皇甫郎中湜。氣貌剛質。爲文古雅。恃才傲物。性復褊而直。爲郎南宮時。乘酒使氣。忤同列者。及醒不自適。求分務溫洛。時相允之。值伊瀧仍歲歉食。正郎滯曹不遷。省俸甚微。困悴且甚。嘗因積雪。門無轍跡。庖突無烟。晉公時保釐洛宅。人有以爲言者。由是卑辭厚禮。辟爲畱守府從事。正郎感激之外。亦比比乖事大之禮。公優容之如不及。先是公討淮西日。恩賜鉅萬。貯于集賢私第。公信浮屠教。且曰。燎原之火。漂杵之

誅其無玉石俱焚者乎。因盡捨討叛所得。再修福先佛寺。危樓飛閣。瓊砌璇題。就有日矣。將致書於祕監。

白樂天請爲刻珉之詞。

公與樂天俱興平年傳法堂師弟子

值正郎在座。忽發怒曰。近舍某而遠徵白。信獲戾于門下矣。且

某之文。方白之作。自謂瑤琴寶瑟。而比之桑間濮上之音也。然何門不可以曳長裾。某自此請長揖而退。

座客旁觀。靡不股慄。公婉詞敬謝之。且曰。初不敢以仰煩長者。慮爲大手筆見拒。是所願也。非敢望也。正

郎賴怒稍解。則請斗釀而歸。至家獨飲其半。寢酣數刻。嘔噦而興。乘醉揮毫。黃絹立就。又明日潔本以獻。

文思古睿。字復怪僻。公尋繹久之。目瞪舌澀。不能分其句。讀畢嘆曰。木元虛郭景純江海之流也。

其碑在寺西北

鄭玉石鹽院洛中人

家往往有本在。因以寶車名馬。繪彩器翫。約千餘緡。置書命小將就第酬之。正郎省札大忿。擲書於地。

叱小將曰。寄謝侍中。何相待之薄也。某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曾與顧況爲集序外。未嘗造次許人。今者請

製此碑。蓋受恩深厚爾。其辭約三千餘字。每字三匹絹。更減五分錢不得。

已上實錄正郎語故不文

小校既恐且怒。躍

馬而歸。公門下之僚屬列校。咸扼腕切齒。思嚙其肉。公聞之笑曰。真命世不羈之才也。立遣依數酬之。

年嘗數其字得三千二百五十有四計送絹九千七百有二後達寺之老僧曰師約者細爲愚說其數亦同

自居守府至正郎里第。輦負相屬。洛人聚觀。比之

雍絳泛舟之役。正郎領受之無媿色。湜褊急之性。獨異於人。嘗爲蜂螫手指。因大躁急。命臧獲及里中小

兒輩。箕斂蜂巢。購以善價。俄頃山聚於庭。則命碎爛於碓。机杵臼絞取其液。以酬所痛。又嘗命其子松錄

詩數首。一字小誤。詬詈且躍。呼杖不及。則擒嚙其臂。血流及肘而止。其褊訐之性。率此類也。

參寥子曰。禰衡恃才名傲黃祖而死。正郎以直氣詆晉公而生。尊賢容衆之風。山高水深之量。較之古

今懸雞鳳矣。至於皇甫正郎螫指而漆衆巢。信乎拔劍逐蠅之說。

吐突承璀地毛

仲尼云。必也正名乎。近世逢掖恥呼本字。南省官局則曰版圖小績。春闈秋曹。北省官位則曰紫微貂蟬。側坡夕拜。未嘗正名其名。豈宣父之本意也。左軍中尉吐突承璀。方承恩顧。及將敗之歲。有妖生所居。先是承璀嘗華一室。紅梁粉壁。爲謹詔敕藏機務之所。一日晨啓其戶。則有毛生地。高二尺許。承璀大惡之。且恐事泄。乃躬執箕箒芟除以瘞。雖防口甚固。而亶亶有知者。承璀尤不欲達于班列。一日命其甥嘗所親附者曰。姑爲我微行省闕之間。伺其叢談有言者否。甥稟教斂躬而往。至省寺卽詞詰。守衛輒不許進。方出安上門。逢二秀士自貢院迴。笑相謂曰。東廣坤蟲。可以爲異矣。甥馳告曰。醋大知之久矣。中官謂南班無貴賤皆呼醋大且易其名呼矣。謂左軍爲東廣。地毛爲坤蟲矣。承璀笑曰。其可那何。或令專局北司。則飛龍莊宅。內園弓箭。皆得以文呼也。其明年承璀以托附澧王。潛圖不軌。籍沒其家。

丞相妻命朱衣吏引馬

丞相河南公妻晉國夫人京兆。

原缺二字。趙本及金本俱旁注。舊相二字。義不可解。按康熙字典亦無舊字。

才辨強明。資質瓌秀。嘗登樓

軸簾。俯瞰阡陌。軒車簪紱。經過樓下。俯蓋擗馬。若不自安。而晉國治態自恃。無羞避色。一日命婦朝覲皇太后。仗鼓纔下。晉國出宅。將升步輦。執燭者雙前步引。晉國怒不乘馬。傍有中書緋衣吏二人。方請事於丞相門。晉國謂曰。第持炬前導。緋衣吏辭以前無規。晉國曰。且使有之。亦因人而著。非天降地出也。今則

以自我而始。吏遂巡不得免。乃捧火登騎。自是宰相妻出。得以中書朱紱吏爲驕導。

滄州釣飛詔

太和末。司空隴西公之鎮橫海也。九年十一月。朝廷行大戮。宣刑于四方。急詔北渡。于時寒氣方隆。河冰層合。以詔北渡。公急擊冰。令截舟中流水。水勝舟覆。舟人盡溺。詔書隨沒。守者以狀聞。水工大恐。失腳掉地。走東西階。乃連使飛令。鞭策相杳。以必復爲命。守吏持衆擊冰。挾詔搜索。六日竟不得。渾河奔湍。崩騰東走。度其泛去。不啻千萬里也。水工又謂津吏曰。王命莫大。爾吏不敬。俾有斯溺。且不得詔。吏無大小一死之。吏輩得令大恐。於是相與言曰。吾帥信于用刑。今不得詔。吾百族之血。當殷于河畔。枯草矣。然河神陰隲。遽敢沒天子之書。而忍嫁禍於吾輩哉。請帥禱祭。冀憑臍蠶而有以復也。水工乃命具蠲潔版詞而祝之。詞卒酒瀝。劃然有聲。若飛靈橫霆。地動水響。倏而視之。則河冰中斷二十餘丈。間濶三四步。沈絲一釣。隨鉤而出。第印微溼。封角不敗。

議者曰。黃河流激。大冰既合。而布封一尺。輕止半升。長水之下。六日之久。復與一縷相遇。斯蓋水神河伯以芝泥緘蛟魚輩。推鱗翼總而歸之。時有從事掾宋藩爲記甚備。然多歸美於水工。議者以此薄之。

周丞相對暵

文宗皇帝自改元開成後。嘗鬱鬱不樂。駕幸兩軍毬獵。宴會十減六七。寵錫之命。左解於右。蓋上意有所

嫌忌而不能去也。四年冬杪，風痺稍間，延英初對宰臣，時以藥餌初平，台座畧奏事後，諸司及待制官並不召對，蓋慮宸居之疲倦也。及仗下後，又坐思政殿拱默良久，左右侍衛者屏息不敢進。上徐謂曰：「今日直翰林者爲誰？」學士院使奏曰：「中書舍人周墀。」上曰：「試命召來。」汝南公既至，上命之坐，以金屈卮賜酒三器，問曰：「朕何如主？」汝南公降階再拜而稱曰：「小臣不足以知大君之德，凡百臣庶皆言陛下唐堯之聖，虞舜之明，殷湯之仁，夏禹之儉。」上曰：「卿愛君之志，不得不然，然朕不敢追踪堯舜禹湯之明，所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爾。汝南公震懼惶駭，又再拜而言曰：「陛下自出震乘乾，光宅天下，誕敷文教，銷偃武功，蠻貊懷柔，車書順軌，臣竊謂義吳軒頊纔可抗衡，至于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曾不足比數，豈可以赧獻亡國之君而上攀睿德哉？伏願陛下無執撝謙之小節，以爲社稷之大幸也。則天下幸甚，生靈受福，非獨臣之願也。」上又曰：「朕自以爲不及也。」周赧漢獻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於家臣，固以爲不及也。旣而龍姿掩抑，淚落衣襟，汝南公隕越於前，不復進諫，因俯伏流涕，再拜而退，自爾不復視朝，以至厭代。

李文公夜醺

李文公翱自文昌宮出，刺合淝郡。公性褊直方正，未嘗信巫覡之事。郡客有李處士者，自云能通鬼神之言，言事頗中，一郡肅敬。如事神明。公到郡旬月，乃投刺候謁，禮容甚倨。公心忌之，思以抑挫。抗聲謂曰：「仲尼大聖也，尙云未知生焉知死，子能賢於宣父耶？」生曰：「不然。」獨不見阮生著無鬼論，精辨宏贍，人不能屈。致鬼神見乎？且公骨肉間，朝夕當有遘病沈困者，宴安鴆毒則已，或五常粗備，濟於七情，孰忍視溺而不

援哉。公愈怒。立命械繫之。將痛鞭其背。夫人背直。明日內漬。果噉食昏瞑。百刻不輟。徧召醫藥。曾無少瘳。愛女數人。既笄未嫁。環牀呱呱而泣。且歸罪於公之桎梏李生也。公以伉儷義重。息亂情牽。不得已解縲綬而祈叩之。則曰。第手翰一狀。俟夜禱之。某畱墨篆同焚。當可脫免。仍誠曰。慎勿箋易鉛槧。他無所須矣。公敬受教。卽自草詞祝。潔手書之。性褊。札寫數紙皆誤。不能爽約。則又再書。燭燄更深。疲於毫研。克意一幅。繕札稍嚴。而官位之中。竟箋一字。旣逾時刻。遂併符以焚。聞呻吟頓減。闔室相慶。黎明李生候謁。公深德之。生曰。禍則可免。猶謂遲遲。誠公無得漏畧。何爲復注一字。公曰。無之。向寫數本。悉以塗改。不忍自欺。就焚之書。頗爲精謹。老夫未嘗忘也。生曰。譚何容易。祝詞在斯。因探懷以出示。則昨日所燼之文也。公驚愕慚赧。避席而拜。酬之厚幣。竟無所取。旬日告別。不知所從。病亦漸間。

路舍人友盧給事

路舍人羣。與盧給事宏正。性相異。情相善。紫微清瘦古淡。未嘗言朝市。夕拜魁梧富貴。未嘗言山水。紫微日謀高臥。有制詔則就宅草之。夕拜未嘗乞告。有賓客則就省謁之。雖秦吳所尙。而埧篋其友。一日雪滿玉京。紫微在假。夕拜將欲晏入。先及路門。紫微寓於南垣茅亭。肆目山雪。鹿冠鶴氅。手卷膝琴。篝火於爐。酌杯於机。忽聞盧至。曰。適我願兮。促命延入。夕拜金紫華煥。意氣軒昂。偶紫微道服而坐。紫微曰。盧六盧六。曾莫顧我何也。夕拜曰。月限向滿。家食相仍。日詣台庭。以圖外任。紫微貌慘曰。駕肩權門。所不忍視。且有夙分。徒勞汝形。臘營一壺。能同幕席天地否。夕拜曰。詣省之計決矣。紫微又呼侍兒曰。盧六待去。早來。

藥糜宜潔。勻越中二飲器。我與給事公儷食。夕拜振聲曰。不可。紫微曰。何也。夕拜曰。今旦犯冷。且欲遐征。已市血食之加蒜者。滄矣。時人聞之。以爲路之高雅。盧之俊達。各盡其性。

李丞相特達

丞相隴西公之秉鈞衡也。以特達自負。魚服民間。時嘗旅遊覃懷。寓王氏別墅。忘其名王氏先世薄宦。子孫

以力稼自贍。殺雞炊黍。以備日餉。汧相德之。及佐佑大化。王氏子齋逾限。官來謁。蹇驢村僕。不得與鳴珂武衛者較進。則隱於執金撾坎舍。伺板輿出。拜於道左。汧相久之。方省曰。故人也。遂芻餼之。逾旬以前。銜除大理寺評事。且賴吉鈿軸于天官氏。面授之前。制獄寺有新涖官者。必寺寮舊委。微此則在朝五品以上。清資官爲識。蓋國家慎刑讞也。王氏子罷耕客長安。寺官既不友其僚。朝客又皆昧其面。往不克涖。復謁相門。機務方繁。積於外。無官爲道。其姓氏者。既不果謁。候坎舍如前。步輦始過。則鼻趨以進。具道前事。相君問曰。有狀乎。對曰。無。又曰。有紙乎。亦曰。無。襟袖何貯。則遽探軸以進。丞相昇中。嘗置毫硯。遂擁百騎批綾紙曰。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李回識。仍語廷評曰。寄謝棘寺諸曹長。此亦五品以上清資朝官也。時議許以特達稱。

楊江西及第

祭酒楊尚書敬之任江西觀察使。載江西應科時。成均長年。天性尤切。時已秋暮。忽夢新榜。四十進士。歷歷可數。寓目及半。鍾陵在焉。其鄰則姓濮陽而名不可辨。既寤大喜。訪於詞場。則云有濮陽愿者。爲文甚

高且有聲譽。時搜訪草澤。方急色目。雅在選中。遂尋其居。則曰閩人。未至京國。楊公誠其子。令聽之。俟其到京。與之往來。以符斯夢。一日楊公祖客灞上。客未至。間休於逆旅舍。有秣馬伺僕如自遠來者。試命詢之。乃貢士偵所自。曰閩。問其姓。曰濮陽。審其名。曰愿。楊公曰。吁。斯天啟也。安有既夢於彼。復遇于此哉。亟命相見。濮陽逡巡不得讓。執所業以進。始閱其人。眉宇清秀。次與之語。詞氣安詳。終閱其文。體理精奧。問其所抵。則曰。今將僦居。楊公曰。不然。盡驅所行。置于庠序。命江西寅夕與之同處。楊公朝廷舊德。爲文有凌轢韓柳意。尤自得者。華山賦五千字。唱在人口。賦內之句。況華之高。曰醴難之往來。周東西矣。蜂蠅之太尉常所誦念。是後大稱濮陽藝學于公卿間。人情翕然。謂升第必矣。試期有日。因食麪之寒者。一夕腹鼓而卒。楊公惋惜嗟駭。搜囊甚貧。鄉路且遠。力爲營辦。歸骨閩中。仍謂江西曰。我夢無徵。汝之一名。亦不可保。及第甲乙。則江西中選。而同年無氏濮陽者。固不可諭之。夏首將闕。送于天官氏。時相有言。前輩重族望。輕官職。今則不然。竹林七賢曰。陳畱阮籍。沛國劉伶。河間向秀。得以言高士矣。是歲慈恩寺榜。因以望題。題畢。楊公閒步塔下。仰視之。則曰宏農楊載。濮陽吳當。恍然如夢中所覩。

崔相國請立太子

丞相太保崔公。莊嚴宏厚。清雅公忠。善誘後來。有佐時許國之志。時以藝學進者。一參講席。如登龍門。初詔以繡衣自洛朝覲。訪別承國寺僧神照。照亦近歲名僧。無出其右者。謂曰。弟子忝官西上。師有何言贈別。僧笑曰。大哉臨別之間。公避席以請。則曰。惡事不爲。賢人也。善事不爲。聖人也。崇高之名。博施之利。天

下公器也。與衆共之。無或獨擅。無或多取。獨善多取。禍生其中矣。孔孟其猶病諸。言旣而別。崔公不論。祥鸞威鳳。遊於青雲。爰立作相。時宣宗景化維新。求理方切。將擅相印。治人望者十稔不易。崔公春秋鼎富。譽望雲高。朝野人情。謂可以繼汾陽王二十四考矣。一日備顧問于便殿。宰臣齊進。上曰。朕以時和歲豐。萬方無事。欲御樓肆赦。以荅天休。可否。丞相令狐公奏曰。御樓所費至多。宣下須有名目。次則頻行赦宥。實啟佻門。今邊戍衣賜未充。臣不敢草草商議。俟至中書。召有司計度。續具申奏。上不悅曰。遣朕何處求御樓名目。太保奏曰。臣聞太子是天下之本。實繫萬國之心。七鬯是司。國朝盛典。陛下倘行大禮。則豈惟肆赦。兼可郊天。時上方餌金石藥。求長生之術。遂致躁渴不康。內外無人知者。疑忌方切。惡聆斯言。俛首久之。不復顧問。後旬日。罷知政事。時同列惡其太勁。有以飛語巧中者。所賴自居台席。人情攸歸。上亦素知其名。不能動搖。不爾則憂在意表。老僧贈別于斯驗焉。

裴丞相古器

丞相河東公尙古好奇。掌綸誥曰。有親表調授宰字於曲阜者。耕人墾田。得古鐵器曰盎。腹容三斗。淺項痺足。規口矩耳。朴厚古醜。蠹蝕於土壤者。旣洗滌之。復磨礱之。隱隱有古篆九字。帶盎之腰。曲阜令不能辨。兖州有書生姓魯。善八體書。子男召致于邑。出盎示之。曰。此大篆也。非今之所行者。惟某頗嘗學之。是九字曰。齊桓公會於葵邱歲鑄。邑宰大奇其說。及以篆驗。則字勢存焉。乃輦致於河東公之門。公以爲麟經時物。得以爲古矣。寶之猶鍾缺郃鼎也。視草之暇。輒引親枝之分。深者觀之。以是京輦聲爲至寶。公後

以小宗伯掌文學柄。得士之後，生徒有以盞寶爲請者。裴公一日設食會門生，器出于庭，則離立環觀。迭詞以贊。獨劉舍人蛻以爲非當時之物，乃近世矯作也。公不悅曰：「果有說乎？」紫微曰：「某幼專邱明之書，齊侯小白諡曰桓公，九合諸侯，取威定霸。葵邱之會是第八盟，齊桓公魯莊公九年卽位十六年會於幽二會諸侯侵蔡五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母八年會洮九年會葵邱十五年會牡邱又按禮經，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旣葬然後反虞。旣虞然後卒哭，卒哭然後定諡。則葵邱之會實在生前，不得以諡稱之。此乃近世矯作也。」裴公恍然始悟，立命擊碎，然後舉爵盡歡而罷。

杜舍人牧湖州

杜舍人再捷之後，時譽益清，物議人情待以仙格。紫微恃才名，亦頗縱聲色，嘗自言有鑒裁之能，聞吳興郡有長眉纖腰有類神仙者，罷宛陵從事，專往觀焉。使君籍甚其名，迎待頗厚。至郡旬日，繼以洪飲，睨觀官妓曰：「善則善矣，未稱所傳也。」覽私選曰：「美則美矣，未愜所望也。」將離去，使君敬請所欲，曰：「願泛彩舟，許人縱視，得以寓目，愚無恨焉。」使君甚悅，擇日大具戲舟，謳棹較捷之樂，以鮮華誇尙，得人縱觀。兩岸如堵，紫微則循泛肆目，竟迷所得。及暮將散，俄於曲岸見里婦攜幼女，年隣小稔。紫微曰：「此奇色也。」遽命接致，綵舟欲與之語。母幼惶懼，如不自安。紫微曰：「今未必去，第存晚期耳。」遂贈羅纈一篋爲質。婦人辭曰：「他人無狀，恐爲所累。」紫微曰：「不然。」余今西航，祈典此郡，汝待我十年不來而後嫁，遂筆於紙，盟而後別。紫微到京，常意雪上，厥後十四載，出刺湖州之郡三日，卽命搜訪，女適人已三載，有子二人矣。紫微召母及嫁者。